

林文月散文中人物主題的意識內容

許嘉娟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

摘要

本論文主要以林文月在散文創作中有關於描寫人物的文章，進行內容的意識探討。她在學術、翻譯與創作方面皆有漂亮的成果，也造就她創作之時使用的詞彙帶著屬於林文月自身的古典美。人物主題是研究林文月自身與他人互動時所帶出的主體意識，其意識內容包含世界觀、金錢觀和價值觀，透過人生經歷所堆疊出的三個觀點。分節則以人類在體會生命的聚和散分成：生命的稍縱即逝及以久別相聚和萍水相逢的人生樣態。而在生命稍縱即逝的意識內容中下分成面對師長以及親人，藉由喬治·布萊的《意識批評》一書中提到的「意識不是存在之物，乃是對存在之物的一種觀看。」¹為基礎，探討林文月在面對離去時處於悲慟之中亦能感受到回憶帶來的甜蜜。在久別相聚和萍水相逢的狀態之下林文月面對未具名姓的京都友人，見面時是熱情且期待的，離別是依依不捨；另一位則是小學同學，透過書信往來拼湊出童年回憶時能感受到她的急切，分開時卻因兩人的生閱歷不同而造成她陌生又熟悉的極端感受。

關鍵字：林文月、散文、人物主題、喬治·布萊、意識內容

¹ 喬治·布萊，郭宏安譯，《批評意識》（中國南昌市，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9月），頁12。



一、前言

中文系出身的林文月在學術、創作和翻譯上都有極為顯著的成果，但創作散文是在她一九六九年以「唐代文化隊日本平安文壇的影響」為計劃至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時，在林海音女士的鼓勵下寫出她第一本散文集《京都一年》。此後她的創作不斷，早期作品都還帶有學術意味和探索性質，逐漸熟悉後發展出自己的寫作模式，字裡行間的古典韻味融合自身的時代認知，亦可從她的文章中看出林文月的善良與溫柔性格，和她觀察世界的細膩心思。

鄭明嫻在《現代散文類型論》中提到：「散文經常訴諸作者的直接經驗，因此它的內容必然取自作者的生命歷程及生活體驗。其中作者或直接現身說法，或者隱藏幕後，然終究難脫離其個人的人生經驗。」²林文月所看見的人、事、物成為她寫作的靈感和對生活的記錄，或是情緒的抒發，遂依此作為一種歸類方法，將其筆下關於人物的文章整合，並找出隱藏在行文中林文月對待事件的看法，從而能知道作者在人生經驗中體悟到的獨屬於她的生活方式。

郭宏安翻譯喬治·布萊的《批評意識》時在述要中提到：「意識不是存在之物，乃是對存在之物的一種觀看。」³透過觀察某件物品或者是人來滿足自己對於存在之物的看法，再藉此內化成對此人或物的對待方式，當其成為寫作的一種模式之後便可以找出作者在文章中不變的固定的思維。林文月的散文美學、創作手法或是創作觀等等論題都已有前人研究，未見以人物為主進行文章創作的散文中探究林文月本身的意識內容，故在整理之後分類成生命稍縱即逝及久別相聚與萍水相逢兩個部分的意識內容，期許能夠透過以我為本的散文之中，探看當在當代散文文壇中佔有一席之地之女性散文作家，面對生命多樣性時展現的人生經驗樣態。

二、生命稍縱即逝的意識內容

人一出生便是邁向死亡，人生無常更警醒著人們生命的可貴與難得，唐詩《金縷衣》說：「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⁴意味著開花之後的嬌豔要及時摘下，莫等到春殘花落時只能折取花枝了。訴說著及時行樂。而林文月也在〈幸會〉一文中提到：「人生的歡愁，有許多預料不及之事，而閱事漸多

² 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7年），頁25。

³ 喬治·布萊著，郭宏安譯，《批評意識》（中國南昌市，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9月），頁12。

⁴ 唐代·杜秋娘，《金縷衣》。



後，復知人生有時又難免於一些意外，造成不可解釋無由道歉之憾。」⁵小錯大錯，乃至生死之錯，生命中有些事情一旦錯過便是終身憾事。〈幸會〉是林文月與一位陌生女子一同觀賞音樂會，在臨別之際女子曾說過「幸會」，可雙方並未交換姓名及地址，即使再次碰見也未必能認出彼此，於是這一別便成了永別。

在《作品》中一篇〈我的舅舅〉講述林文月對於自己舅舅的印象，「歲月流逝，往往不自知，帶驀然一回首，始驚覺於時之不稍待。」⁶無論是歲月又或是時間，只有在生命的身上更能體現出稍縱即逝之感。《遙遠》中的後記，林文月寫了一段話：

稍縱即逝是時間。「當時祇倒是尋常」，許多的人與事，情緒與思維，其實轉瞬便已遙遠！人生這般不可思議，如何教人能不感歎，而一時一刻的眼前現在，又怎能不珍惜愛護呢。⁷

遂，時間的稍縱即逝體現在生命上，讓人們更能感受到時之不稍待、轉瞬已遙遠。林文月的散文以其經歷為本，有許多稍縱即逝之處可參閱，只是難免過於雜亂，既此節以人物為題，便以師長和親人為範圍歸納舉例。

（一）師長之情

求學過程中，林文月結識了幾位各有性格的教授，學生們面對教授無一是這教授評分嚴格或者授課嚴肅等等，林文月也將教授們在對學術嚴謹之下的親和與可愛之處用文字化為永恆。考入臺大中文系的一年後林文月因欲轉至外文系而踏足系主任辦公室，於是結識了當時為中文系主任的臺靜農先生。那時候臺先生一句「你讀的很好嘛，不要轉系了。」⁸讓林文月找不出堅持的理由，遂留在中文系直至畢業。在〈臺先生和他的書房〉一文中，林文月談及臺先生教書的方式：

臺先生教書的方式，比較著重啟發性。……，我更深一層地體會到大學教育最重要的不在於量的灌輸，給年輕人指示讀書的態度與方法更屬要緊。……。我現在對自己的學生，有時也倣效這個方法。

⁵ 林文月，《交談·幸會》（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頁18。

⁶ 林文月，《作品·我的舅舅》（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6月），頁107。

⁷ 林文月，《遙遠·後記》（臺北，洪範書店，1981年4月），頁187。

⁸ 林文月，《午後書房·臺先生和他的書房》（臺北，洪範書店，1986年2月），頁20。



由此可知臺先生的教學方式帶來的不只是知識上的豐富，也將正確的認知澆灌到求學的莘莘學子的生命中。

在臺先生地極力勸勉下讀研究所，林文月在文中表示：「於今回想起來，當初實在是懵懂的，使我決心在中文系這個崗位上固守的因素，來自臺先生的勉勵竟是如此之大，令我既感激又慚愧。」⁹臺靜農先生擅字畫，他寫字作畫不但自娛且慷慨闊綽，曾贈與林文月一卷長達三百七十公分、上書四十五首詩的詩鈔，從中可看見在動亂時代裡一位熱血書生的家國憤慨：

卷末有跋文：「余未嘗學詩，中年偶以五七言寫吾胸中煩冤又不推敲格律更不示人今鈔付文月女弟存之亦無量劫中一泡影爾一千九百七十五年六月九日坐雨靜農書臺北龍坡里之歌腳盒」。¹⁰

這卷詩鈔直到臺靜農先生於病榻上親口允准，才將之裱妥公之於世。文中林文月如此評價著臺先生：「臺先生是性情中人，其中一字一句都是嘔心瀝血的情志，也足供做半個世紀來艱難時代的見證。」¹¹對學術嚴謹、對學生真摯、對時代貢獻的文士也會經歷世界生老病死的規則。臺先生臥病在床時，收到各方來信慰問，其中李方桂女士的附言最令臺先生欣慰：

「您一生當中吃的好菜，喝的美酒比任誰都多。教的學生，交遊的好友也最多。您應該感覺驕傲，您的一生真可以抵上別人的兩輩子了。」¹²

每每都要林文月反覆再三讀這一段，而林文月認為這段話後面應再補一句：「您這一生當中所寫的字比任誰都多而且好，大家都十分珍愛，您可以滿意無憾了。」¹³

臺靜農先生臥病在床之時，林文月時常探望。有一次臺先生對著她說：「人生……」¹⁴儘管話未說完，林文月卻是知道他是想說「人生實難。」曾為臺靜農先生畫張肖像，最後裱框掛在他書房牆上，在臺先生逝世那天，接收到訊息的林文月前去奔喪，在〈臺先生的肖像〉裡描述著：

⁹ 林文月，《午後書房·臺先生與他的書房》（臺北，洪範書店，1986年2月），頁23。

¹⁰ 林文月，《作品·臺先生寫字》（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6月），頁113。

¹¹ 林文月，《作品·臺先生寫字》（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6月），頁113。

¹² 林文月，《作品·臺先生寫字》（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6月），頁116。

¹³ 林文月，《作品·臺先生寫字》（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6月），頁116。

¹⁴ 林文月，《作品·臺先生寫字》（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6月），頁111。



坐在書房裡。桌面上書籍筆墨依舊，但臺先生常坐的那張籐椅空空在書桌前。今後我們將永遠不再見到老師坐在那裏談笑論事講學問了。

辭歸時，我回頭看了一下牆上的那張肖像。肖像不會隨人而去，在我們心中，老師的典範與許多美好的記憶，也永遠不會消失。哀傷中，我忽又體悟到這一點令人安慰之事。¹⁵

儘管臺先生纏綿病榻時三兩天的探望，最終未能瞻仰遺容，來不及送終而悲痛遺憾，掛在書房牆上的那一張肖像在告訴我們，生命脆弱也堅強，時間如白駒過隙、眨眼即逝，卻會有人為這些留存在世間的痕跡裱起木框珍藏。

作為大學時期教導最多林文月文學課程的鄭因百先生，在林文月眼中是一位看似嚴肅拘謹，實則寬容且風趣的師長。「『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的典型，大概就是指我所認識的這位師長了。」¹⁶在《交談》中一篇〈因百師側記〉記錄著林文月對於鄭先生的為人處世、日常相見和在學術與人生上的感激。

在臺靜農先生的鼓勵下考上研究所，碩士論文定題為「謝靈運及其詩」同請學士論文的指導教授鄭因百先生繼續請益指導，除了綱要受要求須事先向鄭先生報告及商議，文章內容只要能夠自圓其說便由林文月自主發揮。對於鄭因百先生如此大的尊重與空間，林文月說：「到如今，我都十分感激鄭先生這種開放包容的胸襟。我後來逐漸走上研究六朝文學之途，飲水思源，實在是他培養出我的興趣，復又建立起我的信心。」¹⁷

某年仲春午後，林文月前去拜訪鄭先生時便從其手中接過一本合計四八八頁，頗有分量的書——《清晝堂詩集》共收鄭先生八十二歲以前的各體古詩千餘首，且親自做注解。〈溫州街到溫州街〉文中寫道：「我明白這本書從整理、謄寫，到校對、殺青，費時甚久；老師是十分珍視此詩集的出版，有意以此傳世的。」¹⁸師長對此書的看重令林文月捧著手裡的詩集時同樣興奮且感激，鄭先生也同林文月商量，希望能將此書親手送給臺先生，希望她能載他一程。

詩集封面有臺先生的題字，鄭先生在自序末端也提到臺先生已聲明謝絕為人題寫書簽，卻因自己破例而表示感謝，可林文月知道此次前往臺先生家不只是為了送上詩集表示謝意，文中用陶潛詩：「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來說明鄭先生更是想和老友一同分享自己大半生心血成果的想法。

¹⁵ 林文月，《作品·臺先生的肖像》（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6月），頁123。

¹⁶ 林文月，《交談·因百師側記》（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3月，再版），頁65。

¹⁷ 林文月，《交談·因百師側記》（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3月，再版），頁66。

¹⁸ 林文月，《作品·溫州街到溫州街》（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6月），頁126。



兩人夾著一張寬大的桌面相對晤談著；那上面除雜陳的書籍、硯臺、筆墨，和茶杯、菸灰缸之外，中央清出的一塊空間正攤開著《清畫堂詩集》。臺先生前前後後地翻動書頁，急急地誦讀幾行詩句，隨即又看看封面看看封底，時則又音聲宏亮地讚賞：「哈啊，這句子好，這句子好！」鄭先生前傾著身子，背部微駝，從厚重的鏡片後眯起雙眼盯視臺先生。他不大言語，鼻孔裡時時發出輕微的喀噁喀噁聲。那是他高興或專注的時候常有的表情，……，他十分在意老友臺先生對於他甫出版詩集的看法。¹⁹

作為見證兩位老師「奇文共欣賞」之情景，林文月能感受到兩位的喜悅與友誼，不禁眼角濕潤。

林文月曾為鄭因百先生做過畫，因心境與為臺先生作畫時不同，故多了些惶怖。畫像交到鄭先生手中時因是鄭先生要求的，林文月便有種昔日求學時期等待分發考卷之時的心情，而試卷上的評語則是：「畫像的憂鬱性多了點兒。」。年歲漸大，身邊的好友漸漸被時間帶走，鄭先生晚年心境確實是憂鬱性較多，且自身也已遲暮，心理影響生理，逐漸雙腿不良於行須依靠輪椅。

畫像繳卷後，我內心則另有一種焦慮；尤其在臺先生過世後，我有一種恐懼，想早日完成正先生出版文集的心願，但又不忍催促過急。每一次若不經意似地詢問：「文章整理好了嗎？」他總說：「不急，不急。」

而就在不急不迫之間，鄭先生竟猝然去世了！²⁰

透過〈溫州街到溫州街〉和〈坦蕩寬厚的心——因百師《永嘉室雜文》整理後記〉中描述可得知，鄭先生去世時林文月正遠行，而在此前欲登門而致電詢問時被護佐告知鄭先生失去記憶力，不方便會客，故而旅次時總忐忑難安。後來收到中文系同事的長途電話，同事知曉她最焦慮難安的心事，便一再重複「老師走得很安詳。」。

兩位親近的師長過世時皆未能見上最後一面，在林文月心中必然留有遺憾，不過在整理鄭先生的遺稿時雖無法免於悲慟，可也在誦讀老師文章，回憶湧上之時多了些溫馨感動。

¹⁹ 林文月，《作品·溫州街到溫州街》（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6月），頁128。

²⁰ 林文月，《作品·坦蕩寬厚的心——因百師《永嘉室雜文》整理後記》（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6月），頁138。



（二）親人之情

四姊妹中，林文月最年長最像母親；而母親是其外祖母長女，最像外祖母，於是自行猜想這或許是舅舅連震東先生在眾多外甥女中尤其關愛她的原因。在林文月的記憶中，舅舅不說話時是嚴肅的令小孩望而卻步的長輩，實際接觸過後知曉外表是嚴肅、不苟言笑，卻對後輩十分照顧的長者。

考試那天早晨，舅舅特別派用他自己的座車來接我去二女中參加入學考試。車中另有一位與我同年的少女，她便是世伯洪炎秋先生的女兒小如。舅舅的細心和關切，令我小小心中充滿了感激。那一次的考試對我十分重要的，因為他校都已於春季舉行過入學考，取則取不取則不取矣，是我由小學升入中學的唯一機會，幸得舅舅相助，我才能從容赴考場，終於如願考入二女中。²¹

在林文月心中家人一直是最好的依靠。初見面時因為外貌導致第一印象參雜許多主觀，可在接觸認識之後知道舅舅只是面冷心善，且對後輩細心真誠。後來考上臺大中文系，林文月母親第一個就先到連震東先生家報喜訊，可見其姊弟倆和舅甥關係十分和睦且友愛。

讀研究所時談了戀愛受到父母攔阻，林母便轉求助於連先生，希望他能會見女兒的男朋友並勸阻兩人繼續交往。雙方見面後，還是林文月男友的郭預倫先生坦率相告，未料獲得連先生賞識，反過頭勸諫林母，故而兩位有情人才能終成眷屬。

母親雖長舅舅六歲，俗謂「長姊如母」，平日舅舅是十分尊敬母親的，但母親對她唯一的弟弟，也頗為倚重。由於舅舅開明的思想和一句支持的話，我和育倫才得以順利成婚。²²

無論少時抑或是成長後，舅舅對家裡的小輩始終關照仔細且疼愛有加。

時光不怠，小輩逐漸從少年步入中年，長輩也隨之老去。在相鄰的兩年間

²¹ 林文月，《作品·我的舅舅》（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6月），頁105。

²² 林文月，《作品·我的舅舅》（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6月），頁106。



林文月痛失母親和姨母，連先生失去了兩位姊姊內心悲慟，晚年辭去重要公職被奉聘為總統府資政，也從士林搬遷到臺北東區大廈，與兒子連戰同住。因接近住所，林文月探訪得更為頻繁。舅舅和她說了許多，關於母親的、外祖父的。他將外祖父〈延平王詞古梅歌〉的手筆鉛板交給林文月，並對她說：「連家兩代單傳，我是學經濟的，阿戰又是讀政治。你外公的一些東西，慢慢的，我要整理出來給你。」²³那一次相聚後辭別，連先生彷彿交代遺言訴說世事無常望林文月可多照顧連戰等話語，提起她的不安。

舅舅去世時，我一度提筆想寫紀念的文字，可是悲哀冰封了筆端，竟長嘆不能成章。如今，舅舅冥誕將屆，我勉強捕捉有記憶以來與舅舅相關的細瑣往事綴成此文；許多過去的歡愁，乃一一重回到燈下眼前來，令我感受十分哀傷但又十分甜美。²⁴

林文月肖母，自當母親後更能體會為人母的辛苦與甜蜜，年幼時總會有些愚勇和叛逆，卻也是個體貼善良家裡人的孩子。林文月的母親是一位典型的老式賢妻良母，從她有記憶以來母親的生活就是圍著家裡轉，伺候父親、照顧小孩，儘管家裡有僱用女傭打雜，許多家事還是母親自己動手：上至市場選購食材，下至洗曬孩子們的球鞋。

〈給母親梳頭髮〉一文提到，林文月那是很不喜母親在周末時將球鞋洗好曬在陽台欄杆的行為，深怕同學或熟人路過瞧見，卻忽略腳下那雙乾淨的鞋子都是母親花費時間、力氣才有的成果。許多事情做著做著便會被認為理所應當，求學時候的鉛筆都是母親削妥的，自己還曾因為削好的鉛筆被拿光和母親鬧過脾氣，文中便點明了林文月母親對孩子們的寵愛和自己的不知感激。

每一支鉛筆都是母親用那把銳利的「士林刀」削妥的。現在回想起來，母親未免太過寵愛我們；然而當時卻視此為理所當然而不知感激。有一回，我放學較遲，削尖的鉛筆已被別人拿光，竟為此與母親鬧過氣。家中瑣瑣碎碎的事情那麼多，我真想像不出母親是甚麼時間做這些額外的工作呢？

²⁵

年幼時有主意大的時候。那時還在上海讀小學，上海的冬天有幾個月相當凍寒，那樣冷的季節，父母帶著幾個孩子到百貨公司選購大衣。

²³ 林文月，《作品·我的舅舅》（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6月），頁108。

²⁴ 林文月，《作品·我的舅舅》（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6月），頁108。

²⁵ 林文月，《遙遠·給母親梳頭髮》（臺北，洪範書店，1981年4月），頁30。



媽媽為我挑選的是一件厚呢的紅色大衣，胸前有雙排金質釦子，腰際還有一對大口袋。如今回想起來，那樣的大衣，應該是十分漂亮的。然而，當時就讀於租界裡日本小學的我，卻嫌那種款式太「中國化」，跟我周遭的朋友們所穿的格格不入，怕會被人取笑買「支那人」的衣服，所以總是藉故躲避，不願穿去上學。²⁶

身為一位母親以孩子為優先，挑選的物件以實用為主。只是年紀輕輕的半大孩子正是維護面子不願受同儕排斥的時候，林文月母親的拳拳愛意還是辜負了。

有一次天太冷，林文月母親囑咐著一定要穿那件紅色大衣，大人有大人的張良計，孩子有孩子的過牆梯；佯裝答應卻趁著母親忙於其他兄妹將大衣脫下，十分聰明的藏了起來。在踏出門感受到寒風刺骨時儘管後悔又不願回頭挨罵，只得抵風前行。後來林文月母親找來，孩子看見因為自己的任性讓母親受凍趕路，心裡的懊悔與慚愧夾著淚落了下來。

「快快把大衣穿上。凍壞了吧？」媽媽見了我，急忙跑過來，用大衣把我個人裹起來。她並沒有數落我，甚至也沒有問我不肯穿紅大衣的原因，只是用那件厚厚的大衣把我擁在她的懷中，她眼睛裡的無限疼惜之情，也一併包圍我的身子，使我頓時感覺好溫暖好溫暖。²⁷

母愛的偉大在林文月生子後、母親逐漸衰老、甚至需要有人幫著沐浴時越發有感。

林母晚年心臟機能衰退，動了一次手術，在左胸口下裝入一個火柴盒大小的乾電池。幸而手術順利，數日後便能下床活動促進傷口癒合恢復體力，可林文月發現母親越發軟弱，不再是之前撐著羽翼大而無畏的婦人了。一場手術使林母變得敏感，無法直視傷口也不敢觸碰，愛乾淨的母親甚至不願讓護士幫忙擦身子，遂由林文月說服親自為母親擦拭。

初時兩人都覺得扭捏不甚自在，林母更是直說怎麼好意思讓女兒幫忙洗澡，可是林文月那雙抱過孩子已逐漸溫柔的手，讓林母漸漸放鬆。

²⁶ 林文月，《作品·紅大衣》（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6月），頁85。

²⁷ 林文月，《作品·紅大衣》（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6月），頁87。



我的手指遂不自覺地帶著一種母性的慈祥和溫柔，愛憐地為母親洗澡。我相信當我幼小的時候，母親一定也是這樣慈祥溫柔地替我沐浴過的。於是，我突然分辨不出親情的方向，仿佛眼前這位衰老的母親是我嬌愛的嬰兒。我的心裏瀰漫了高貴的母性之愛……。²⁸

從前是母親為他遮風擋雨、帶去溫暖懷抱，如今是年邁的母親需要女兒的呵護與關照。時間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父母在孩子身前身後看顧，羽翼豐滿後位置調換，最後看著父母遙遙走在前方。

林文月的母親離世後，最害怕的便是整理遺物。「唉，人的一生中所能擁有的身外物看似不少，其實真是有限。」²⁹壓著悲慟與弟妹們分頭清理，不用多少時間便將母親這一生打掃完整。在舊衣櫥底層發現五個素色紙盒，裏頭存放的東西讓林文月每一次看見都是心痛的無以復加。

十幾年之間，我們的家庭經歷過多少次大遷移，由上海而東京，再由東京而上海，最後又自上海而臺北。實在想不透，這許多年來的舟車轉徙，母親竟然完整地攜帶著分別安放的五條臍帶。

我們各自辨認盒上褪色的鋼筆字跡，小心翼翼地留下來。無須任何言語佐註，那五個紙盒本身就是「母愛」二字的最原始的詮釋。³⁰

臍帶連接著母體，以母體為養分供給、生命的延續，離開母體後臍帶剪斷打結，在形體上便是獨立的。

一路成長都有母親的影子，林文月本身又長得像母親，「大概通過臍帶，母親所給予我的，不僅是滋養與愛情，另有她身上各種有形無形的相貌與脾性吧。」³¹儘管臍帶已經萎縮成細帶，甚至經歷多年，另一端已然燼滅，它仍然藉著林文月的一言一行薪火傳遞。

三、久別相聚與萍水相逢之情的意識內容

萍：浮萍，一種浮在水面上的植物，會隨著水流漂動。因為浮萍無根無依

²⁸ 林文月，《遙遠·給母親梳頭髮》（臺北，洪範書店，1981年4月），頁32。

²⁹ 林文月，《午後書房·白髮與臍帶》（臺北，洪範書店，1986年2月），頁88。

³⁰ 林文月，《午後書房·白髮與臍帶》（臺北，洪範書店，1986年2月），頁88。

³¹ 林文月，《午後書房·白髮與臍帶》（臺北，洪範書店，1986年2月），頁91。



的特性人們將其比喻成人們不期而遇的狀態。聚：字形上下拆解後能看出取下面有三個人，古時會用三人來表示多，聚則人多。相遇即是有緣，相聚是將遇到一起的緣分加溫，人生中有些只是來去匆匆的過客；有些陪伴了一段時間就離去；而有些一路扶持到生命最後，無論是哪一種，這些生命或多或少帶來不同影響。人終其一生會遇到多少人並不會有人特意算過，但能在記憶中留下痕跡，並自作聰明的透過短暫一面和自己談論評價棺定想法，以此來娛樂自己也不失一件人生趣事。

林文月因家庭關係，住在上海的日本租界學習日本文化，後來日本戰敗她的身分隨之轉換，和家人遷居臺灣之後接受中文教育，而她並沒有因此將在日本租界所學的知識塵封。在母校任中文系副教授之時，系主任一通電話告知國科會給與同仁至日本訪問研究一年的機會，而訪問者需要兩個條件：通曉日語文，年齡小於四十歲。「看看我們系裡，只有你合乎這兩個條件。」³²半年後林文月通過遴選赴日研讀比較文學，並撰寫出中日比較文學論文——〈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之影響〉。在日本的那一年撰寫論文之餘也著作第一部散文——《京都一年》。

一年的時間她認識了如長姐如母親的秋道悅子、人文科學研究院的敦煌學專家花枝教授、指導教授平岡武夫先生等等，林文月在自序裡提到：

一年來，我所看到的京都風物當然不止於這些，例如我寫〈歲末京都歌舞伎觀賞記〉，而觀「能」、「文樂」和「狂言」時所感受的也並不下於「歌舞伎」；我寫〈訪桂離宮及修學院離宮〉，京都還有更多寺院庭園值得紀念；我寫〈我所認識的三位京都女性〉，在京都認識的女性又何止於她們三位呢！³³

人生際遇使她遇見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她將這些短暫停留在她生命中的過客以文字封緘，即使時間將筆下人物一一帶去，書中一字一句刻畫出的記憶將以此流傳在每一位閱讀過林文月著作的讀者心中。

（一）久別相聚之情

重逢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經由安排的；一種則是機緣巧合遇見的，兩者除了方式不同其實本質上還需要時機地點的幫助。林文月某次機緣下獲得到京都

³² 林文月，《京都一年·新新版序兼懷悅子》（臺北，三民書局，2019年6月，三版一刷），頁1。

³³ 林文月，《京都一年·自序》（臺北，三民書局，2019年6月），頁21。



演講的行程，她與書中未寫出名姓的好友書信及通話三個月，才將彼此繁忙的日程中找到空閒的時間。

在銀閣寺道的一隅重逢後，我們就順著這條京都東北區的人稱為「哲學之道」的小路漫步著。……。「最想看哪裡？天涯海角都樂意奉陪！」二十年過去了，外貌顯然已不同於往昔，可她的熱情似乎依然是舊時模樣。³⁴

文中寫兩人是透過書信和電話聯繫，可知當時的科技還未發展；又日程繁忙，能說上幾句話都是幸運的，即使如此兩人的感情並未因為科技和距離而疏遠或淡忘，反而有久不見面的欣喜與熱情。

林文月和朋友選擇漫步在「哲學之道」是有其原因的。這地方鄰近大學和研究所，許多在職或退休的文人學者喜歡在此散步，無論清晨黃昏，衣冠整齊或不整。他們徜徉在有櫻花和柳條的小路，放鬆身心紓散讀書思考的緊張，或是尋找靈感等等，人人心事各異，這條小路因此有了「哲學之道」的雅稱是事實。

二十年前我羈旅的木屋小房間，便是在臨此「哲學之道」的起程處。「要去看看你的老家嗎？」她善體人意地側頭問我。那間二樓的小房間，似乎沒有什麼改變。未嘗施漆的木板牆，和往昔一樣暗淡，過時的兩扇玻璃窗，也依然緊閉著。雖只是六席大小的空間，終究是鎖過一些歡愁記憶的。「算了。不要去看吧。」我反而加快步伐走過屋前，怕一不小心看見一個陌生人拉開窗子探首，或是從那窄窄的木門走出來。³⁵

久別的不只和好友，這些闊別二十年的京都景物都是趁此機會重逢的回憶。近鄉情怯說的就是林文月那時的心情，既忐忑也期待，最終因不想破壞記憶中那些或美好或難過的心情選擇快步離去。

另一次飛往美國開會時，短暫停留西雅圖見一見在臺灣旁聽過林文月課程的美國學生——韓菲麗。

韓菲麗在臺灣居留一年半，連續在我那個班上旁聽三個學期課。我的課是

³⁴ 林文月，《作品·風之花》（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6月），頁37。

³⁵ 林文月，《作品·風之花》（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6月），頁39。



上學期講陶詩，下學期講謝詩，她從下學期的謝靈運聽起，第三個學期又來重複聽謝詩。說實在的，班上有一位博士班的學生重複聽課，真令人有些心理壓迫感。³⁶

只是兩人的初識並非在課堂上，而是透過韓菲麗主動投寄的一封信。

那時她入華盛頓大學的博士班不久，來師大的國語中心讀中文。那封文字還算端正的中文信，可能經過她的指導老師潤飾過也說不定，信中很誠懇的要求我准許她來臺大旁聽我的陶謝詩課。……。下課以後，有時會利用從課室走到樓梯口的長廊交談，所以斷續零星的，也知道了一些菲麗想專供我國六朝文學的旨趣方向，以及她在華大讀書的背景等瑣碎事情。³⁷

兩人因為課程有了互相了解的機會，而在韓菲麗旁聽的期間，林文月得知香港中文大學的英文刊物「譯叢」想選她一篇陶謝詩的論文，和主編請示過後由韓菲麗擔任翻譯，於是兩人在學術上有了更深刻的交流。當論文翻譯完畢韓菲麗留臺期限也屆滿，以為就此不會再見卻因林文月到美國參觀華大，在西雅圖的座談會上短暫相遇，再後來就是又一次到美國開會順道停留西雅圖和韓菲麗見面。

總是倉促的停留，我們不想把極有限的時間虛擲於往返途間，便就近在旅館的餐廳敘舊。……。她告訴我，不久之前已經順利通過博士學位口試，如今正準備以庾信為論文的寫作對象。……。時間是這樣有限，教人疑惑不知道該選擇哪些比較重要的話題來談，免得日後懊悔忘了當面說。³⁸

萬水千山，相聚匆忙，什麼是比較重要的話題一時之間難以做出分辨，最後只能淡淡的話家常敘敘舊，說些無關緊要的事情。

在東京召開的「東方學會」為慶祝成立三十周年，特將開會時間延長一天，且安排了一場「源氏物語專題討論」，事先發函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 Edward G Seidensticker 教授和林文月共同參加，行程不知怎麼被日本的公營電視公司 NHK 知曉，要求她趁東京開會之便讓他們錄製六分鐘的訪問片。

經由家人告知才知道早上八點鐘之前的 NHK 是日本人十分重視的新聞，人

³⁶ 林文月，《午後書房·再見》（臺北，洪範書店，1986年2月），頁63。

³⁷ 林文月，《午後書房·再見》（臺北，洪範書店，1986年2月），頁62。

³⁸ 林文月，《午後書房·再見》（臺北，洪範書店，1986年2月），頁68。



人都會看完才去才去上班，也因此「東方學會」遇上透過新聞得知林文月的童年好友——田邊弘子。日本婦女婚後便會放棄娘家姓氏冠上夫姓。當下有演講後的疲憊且被太多人圍困著，童年的事情在精神萎靡的情況下一時無法回憶，便微笑著收下大山弘子的名片。回到臺北得空端詳時已經過了一月有餘。

我記起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眉髮濃厚的日本小女孩，她家就在我上海江灣路家的左鄰巷底「永德坊」中。她是我小學的同學，因為住得近，每天上下學走路都在一起，回家後，也時常一起寫功課。……。這三十餘年前的往事一直塵封未動，倒也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原因，而只是從上海搬來臺灣以後，我整個的童年就遺落在那裏，沒有人可與共話。³⁹

自日本戰敗，他們的身分就不同了，林文月變成戰勝國的子民，身分上的轉變讓年幼的他們不太容易適應，昔日好友被家人禁止來往，從此失去聯絡。

細細尋憶，林文月將所能記得的童年瑣事寫在紙上，與在東京的大山弘子進行回憶填補，分享這段能夠再重新尋獲的珍貴寶物。當年中秋獲得遠行的機會，寫信與大山弘子告知計畫，打算重聚敘舊。

再見時，已是冬季，因行程安排且歸期逼近，心中雖有焦慮卻始終期待與大山弘子的再會。許久未見的兩人一開始碰到面只能以詢問姓名確認自己沒有認錯，原先只打算和大山弘子兩人找個安靜的地方坐下來說說話，可對方卻另有打算。與預期不相符的意外令林文月對這突如其來的行程十分排斥。

「你怕時間太緊迫嗎？」我的朋友很有禮貌地問我，顯然是注意到我焦躁的神色。這次，我不想隱藏自己的意願了。「是太匆忙了一些。我中午另外還有約。其實，今天我只是想跟你見見面敘敘舊……。」。……。她的濃眉厚髮之間，依稀還留存著兒時印象，但身材怎麼會是如此矮小呢？熟悉與陌生的極端不同的感覺，瞬時閃過我腦際。⁴⁰

中間空白的年歲是造成林文月對這位童年好友陌生的原因，他們之間只有年幼時在「永德坊」和日本學校的記憶而已。這種陌生在後來的談話中更讓林文月顯得坐立難安，她認識的是大山弘子不是眼前的田邊弘子。

³⁹ 林文月，《交談·再會》（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3月，再版），頁23。

⁴⁰ 林文月，《交談·再會》（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3月，再版），頁28。



她娓娓而談，不自覺地流露一種屬於中年人的成熟和世故，又不時加入一些對我的過分恭維之詞，使我愈發感覺不安，不知如何應對，……。我忽然發現，我們所珍惜的記憶，與其後各自成長的背景相比，實在是分量太少；我們共同擁有的記憶，遂變得並不是那麼珍貴無比了。⁴¹

文章最後以雖是白晝天空卻是灰暗的表示那段珍貴的回憶在時間的河流中褪色，變得不再是自己記憶中的樣子。久別重逢是喜悅的，因為茫茫人海中有個相識的人能夠與自己促膝談話，可時間帶走了太多記憶中的色彩，失望和倦怠隨之覆蓋。

（二）萍水相逢之情

與重逢需要天時地利人合相比，萍水相逢更為簡單。人生數十載，匆匆而過的就不知道有多少，能夠在茫茫人海中與某個人有短暫的會面，並在回憶中留下淺淺的痕跡實屬有趣。林文月在〈幸會〉一文寫下人生有許多預料不及的事，又總有計畫趕不上變化的意外，索性將這些湊巧遇上的緣分當作是一種幸運也未嘗不可。

林文月在緬因州參加「漢到唐代詩學討論會」的時候認識一位周先生，老先生年紀目測七十歲上下，參加會議的大多是美國學者，幾人落座用餐聊天時他仿佛與眾人有一層隔閡。共同興趣一直是拉近距離的方式，林文月晨時遇上周先生時，本來都不善言辭的兩人因為文學而破除尷尬。

「我拜讀了您的論文，非常佩服。」還是我先找到一個溝通彼此的話題，沒想到一觸及文學的題目，老人竟然表現得頗為興趣濃厚，他用微弱緩慢的江南口音娓娓道出意見，甚至於也告知我一些大陸目前的學界動向。這一頓原先以為不自然的早餐，遂轉換成十分愉快的享受了。⁴²

最後一天的討論會只在早上安排一篇論文和會議回顧，下午自由交換意見商量論文集出版事宜，雖會議結束多有放鬆但也因離別在即而傷感，晚上眾人共享大餐酒水，有位學者提議去海邊看燈塔。在海邊時林文月因感冒剛剛痊癒，和七十歲上下的周先生只在車外站一會兒就回車內吹暖氣，兩人便攀談起來。

⁴¹ 林文月，《交談·再會》（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3月，再版），頁29。

⁴² 林文月，《交談·雨的回憶》（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3月，再版），頁82。



「這次的會議非常有意義。我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在這類的場合看到您。」
「大概不會了吧。你還年輕，你們可以自由進出。我已經七十多歲了，我們出一趟國門要通過四十幾道大小關卡呢。」……，他說話的時候總是微笑著，可是微笑何以如此落寞呢？忽然間，我覺得我們坐得這麼近卻離得那麼遠。⁴³

這次的會議周老先生從最初的侷促不安到後面因其他學者的關懷備至和援助，才逐漸感到自在，卻因為年紀大不適合及出國門關卡繁瑣難以再參與學術相關的討論會議，無不讓人惋惜。

相處時光短暫，但周先生的和藹與對文學的熱愛已在林文月留下深刻印象。臨別時周先生與林文月握手道別，文中並未過多描述關於兩人談論住家或者聯繫方式等等，由此可知無論是林文月還是周先生都明白這一聲珍重之後就難以再見。

〈幸會〉中林文月跑錯約定地點，因緣巧合與陌生女子並肩共賞彌賽亞音樂會，那次之後每每獨行於街市時，她總會期待在人群壅擠的場合有一位陌生又熟悉的人影走來，文章末段描述她對這位相識半天不到卻總讓人回憶起的一位女子。

臨別之際，她曾說過「幸會」，但我們並未互相通報姓名，也沒有彼此交換地址。說實在的，我已不復記得她姣好的五官模樣了，即使再相見，也未必還能認識；只是，往往不免徒然地想起那個女孩子和她的事情，尤其當街頭寒風瑟瑟時。⁴⁴

在〈奚覺無一人〉中也是描述一位並未留下名姓的守更人，甚至還得林文月夜出或晚歸時才有可能與他碰見，無論夜出或晚歸都是匆匆而過並沒有過多時間攀談，於是久而久之也不好意思再開口詢問關於他的身分背景。

守更人晚間九點看守林文月住家那條長巷，次日晨間五點離去，風雨無阻。林文月曾在晚間歸家時聽到守更人的「回家啦！」，聲音宏亮近似吆喝著實嚇人一跳，且自換了這位守更人，便有一隻小狗到了九點就會等在守更人的亭子裡，等著他餵食。

⁴³ 林文月，《交談·雨的回憶》（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3月，再版），頁90。

⁴⁴ 林文月，《交談·幸會》（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3月，再版），頁18。



夏天的夜晚，吃過主人帶來的食物後，「小花」變得精力充沛，經常跟著守更人來回在巷中奔跑。有陌生人走過，牠倒也相當威武地吠叫幾聲，可是對亭子附近幾戶住家裏的熟面孔則從不亂吠。……。守更人遽爾死亡的消息，令人難以置信；我還是間接得知的。⁴⁵

小花因為守更人的原因成為那條街巷住戶共同關照的小狗，而守更人也自然被認為是小花的主人，守更人離世後牠依舊會在晚間九點等在亭子裡。

生命的脆弱令人唏噓，林文月文中明言寫此短篇的用意在於紀念這位無名的守更人。亭子裡的雨衣最終會被人移走，小花也會厭倦等待而不再出現，一位平凡而盡責的小人物曾經生存過的痕跡也會被消滅殆盡。

四、結語

本文探討林文月在面對生命的不同樣貌時，透過書寫散文展現出社會環境雕琢後的意識內容，藉由人物主題的歸類將之分為對於生命的稍縱即逝、萍水相逢與久別相聚。那在稍縱即逝的部分中可以發現，林文月在紀錄師長或親人離世的文章最後會有「因回憶起過往感到甜蜜」一句話，透過描寫他的舅舅、母親和師長的離去表現出即使悲慟傷感，也會因為理解了珍惜當下的思想而珍視回憶和眼前的生活。

再者，透過萍水相逢之情的部分去了解她對於人和人之間的互動抱持良善。其中可從她在國外參加「漢代唐詩學討論會」遇到的學者們，面對一位不會外文的他國長者其他人給予極大的協助和關懷，讓這位長者能自在地暢所欲言中看見；或者是與陌生女子共同觀賞音樂會後互道幸會；也可從守護夜晚街巷安寧，每每遇見都會打招呼的守更人中探悉幾分。

最後在久別相聚之情則分析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否會因為時間的推移產生變化。藉由與京都好友的會面時兩人並未因距離和科技而疏遠，對於能夠見到好友感到無比歡喜和期待；與從她與小學後因戰爭而分別的小學同學因緣際會再見時可以看出，林文月對這位已經被世俗圓滑的同學感到陌生，他們共同的記憶只有小學時的青澀和懵懂，也能從文中得知她對於人會改變這件事感到哀傷卻也莫可奈何的心情。

⁴⁵ 林文月，《午後書房·奚覺無一人》（臺北，洪範書店，1986年2月），頁74。



五、參考書目

(一) 理論專書

- 喬治·布萊，郭宏安譯，《批評意識》，中國南昌市，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1993年9月
- 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7年

(二) 林文月散文作品

- 《遙遠》，臺北，洪範書店，1981年4月
- 《午後書房》，臺北，洪範書店，1986年2月
- 《交談》，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
- 《作品》，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6月
- 《京都一年》，臺北，三民書局，2019年6月，三版一刷

